

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存稿卷之四

張伯母膺封序

賀黃母旌節序

賀常熟楊邑尊榮封序

賀崇明熊邑師榮薦恩封序

賀太倉劉州尊滿秩序

賀許司李滿秩序

賀王元涵計部生日序

沈眉生稿引

爲徐孝若乞母夫人壽言引

許伯贊稿序

沈去疑稿序

孟晉堂稿序

行卷小開序

程墨大宗序

小題觚序

張受先稿序

張受先稿再序

易會序

七錄齋集存稿卷之四

婁東張溥西銘著

張伯母膺封序

往者太母七十之生日受先時猶諸生也聚四方之賓客以宴以頌可謂盛矣踰一年而受先登賢書又一年而成進士母遂以單恩膺封誥顧鄉舉之時州大夫盛服造廬與夫王言之出自燕而吳三千里始達及其期皆以九月正太母之生日也於是邑人不唯榮之且謂受先仁

金匱集 卷四
孝之感夫君子敬身以有爲已之窮達非所論也亟亟乎求其尊且顯者二人而已至賦命之不辰有父不能終事而徒養其母此又天下之至悲不得已之中甚其性情而樂且務盡者也溥與受先同爲少子未成人皆失怙惟母氏之依動靜與俱每諷願爲人兄之言則潸然如雨矣乃我母周旋艱難漸以自立太母雖爲觀翁先生之正室而尊章之嚴重先生兄弟之同居管鑰他委而曲折承意得爲之際有不能自爲

者焉。要之母固儒者也。繇儒者之道，應天下之事，鉅變累患，得其至安，亦何有於家人乎？故毋本世訓而通書傳，處於尊卑大小之間，順而能詳，非獨性之篤也。且進乎禮矣。然我母與太母艱難有同，而溥與受先所以事母者，不無或異。此尤溥所反覆勸切，歎爲弗遑也。溥庶知讀書而器識不能遠大，又落在貧賤無所爲輝光之劫，受先則德升而業舉焉。溥智之治生，時以養餼累母氏，間有遠道定省常節，多所闕如。受先

則須臾不能離母側務爲嬰兒之色開發歡顏
母體少極卽抱襖同眠起厠踰洗濯之役殆身
親焉夫正躬服古退不欺已進不欺君事親之
大經也伺察於顏色之際修情於飲食之間事
親之小節也然天下之爲正人者大經昭如無
之而不守也小節或有忽焉雖權乎受歸之本
致其完全而因時之稚壯觀性之遠近古之孝
子重乎其傷之矣是故端於綱紀而復單於容
力所謂幾微之盡仁孝之至也况安意而行之

年及強仕而忘已之爲大男子列身於朝廷而服庶人之所勞不其難哉不其難哉所以受元之文與行四方皆知之受先之陰行其孝極遠之地有不得通者而天則知之且天知之而必欲明之以訓於人齊魯之鄉隆文之士有無因而發夢者焉此豈偶然也哉則夫受先之不有其善以歸德於親太母之率其天性以成子之令名及今驗之更爲顯白矣受先自釋躄以來清絕之操卓犖一世太母仍簪蒿杖藜居葭牆

之中終日怡適左右給使不能置一婢惟恃子婦操作而已迨辭闕歸里旬日之間義聲孔彰父老子弟每當月之朔望疊跡而至感泣者不下數萬人其入人者蓋已深矣而母惟抑抑自存不敢謂吾子之能而惟曰宗祖之作嗟乎貧賤而不疑其意富貴而不易其操求諸賢母之班未易有其人矣甚而大德若虛應物無爲不幾昔之齊聖而得道者與夫惟善積而多履行有本原而稱者以質故太母之進封邑之民頌

焉邑之士大夫頌焉四海之士與受先爲朋友者頌焉以溥之習受先而知之詳也又以其能代朋友爲子弟之辭也而屬之以文大略所錄具也若母之慈善恭讓推誠骨肉凡所爲極難者受先且欲隱焉受先之厚也尤母氏之志也

賀黃母旌節序

言節與孝成人之道舉矣凡君之欲於其臣父
母之欲於其子莫不望而求至焉況及人之妃
匹尤其濶希者歟雖然勝其難者棄其易者非
獨男子之事也女子之有志行者爲之今有大
官豐爵出於王庭而忘其植身之理亦有伏居
澆巷不聞六藝之言而奮躬蹈難爲古人之所
不可爲以致其命以是信匹夫庶婦載於詩書
其序常在王侯之上亦云諒矣今海上之人多

言黃母倪太君之節與孝余竊聞而悲焉夫生而盛其行歿而有其名昔之賢士不絕於世者皆然也協於閨門之內其道不猶是歟黃母懷君子之德以相夫子而不能竟其意子焉孤處不有朝夕所謂天下之傷母之一身蓋備之矣且母之夫子躬爲儒者未及壯而其年已盡有二母不能養以責之母筑筑赤子則其所遺也母於是哭泣而承夫子之事有子道焉有父道焉顧邗之人言其終身素食以祝其姑之有年

當夫爲嗣者之姑之有疾也則天刻臂以奠之請於天而身爲之代嗚呼父母之德同於天地故爲女子者無不愛其父母至於視夫之父母則有異焉屬之以同體之情而臨以大人之分論其色養或有勉而志之者衰世之教不及摠內則婦姑之際反唇而稽聞母之風亦可以愧矣若所謂笄笄赤子則伯鉉是也伯鉉繇庠序而被一爵博要練達爲邑之間人率母之孝以養其母母寢疾刲股之肉而進焉一家之烈君

子多之然度其方孤之歲迄於今日言動在禮
悉本母氏之迪則母成身之大克善其子亦其
世世之所視也今當事者推天子敦尚之意顯
揚其人爲士之勸而予處隣邑備聞嘉懿伯鉉
又與予兄弟遊因以貢其喜樂達之撰記要之
毋與伯鉉之行雖踈遐之人不可以無言也

賀常熟楊邑尊榮封序

以布衣而進說於邦君之前古有之乎然而君子不廢者以其言之質也夫辭出于誠雖艸野之賤庸夫愚婦皆得發舒公道循詩人愷悌之詠誌其所懷安在桓圭袞冕者其言獨先也溥之識公於京師也以爲來而撫有吾虞使其完樂者必斯人也今則不旬日而見之矣夫古之爲政者務於易良而不急於歲月之效故嘗紆徐以有爲寬於百姓之從善而幾其畫一要非

所論於吾虞也。虞之民素柔而畏法，而其桀者多略峻，文不自湔浣，每與士大夫之不甚脩者比，以困衆民之被茲毒而不能有言也。非一日矣。公方下車，卽嚴質寃，逮其不法者，繫之窮竟。其黨令其屏跡，薦紳之家有以僕夫駟車者，公執五刑而訊焉。無不當也。至於凶慙之子，獲紀不反，顧公一繩以廢人之律，正其殺人之罪，而更其有徒呂之冠冕。先生及於窮閭小巷之孺子，無不交口誦義，稱爲至仁者。以是益信三代

之行不擇地而可施於公其先徵也夫且臣下
之德必繇君上皇皇大君食不重味衣不貳采
蚤起晏息以求治而下或不應罪莫大焉若夫
一方之寄軫恤元元而思得其人以教善尤其
命之至重者也公則承其意以輯斯土退食之
際未嘗忘勞故不憚震怒懲民之所懼而加綢
理焉夫昔有誅一人而生萬民去其大邑之靈
而戶有可封循吏之彰彰者無所不爲也公非
慕其風而身帥之者與矧賞善而刑惡訓子弟

而脩廢墜自此以往次第而舉有不可悉數者
與夫致君之道澤民爲先學者奮志於斯而勢
不得以自繇則曰位不我與也位旣與矣而猶
需時焉則吾不之信也若公之振其神明不朝
夕而布猷以易殄瘁邦家之楨豈猶夫百里者
與夫然而王言之至榮顯其身以崇其所生自
其肄雅之日已定之矣豈及今而始人重爲辭
式歌父母交相附於南國之義與

賀崇明熊邑師榮薦恩封序

代

考郡縣所自分春秋之時縣大而郡小戰國以
來縣小而郡大要其立官之始宰尹公大夫稱
名重矣漢制大令所統必萬戶以上晉益嚴其
選凡與銓比者未宰縣不得爲臺郎逮以及宋
靖康乾道之間尤示風厲選官必先爲縣再任
者始除御史官抑何慎也蓋天子命官所以鎮
撫百姓而求其邇民之職莫若刺史與縣令明
主治計首進廉善降而後王間製令長之誠試

理人之策至遊獵有詢殿柱有記皆以弘著勸
勉而承其詔者亦克自羞行謹鞭鞞潔簞簋不
敢荒也且謀之臧而君依與德之洽物而親順
其道一也故令之爲象取於雷震百里而白用
旣形太常日月之旗咸載功闕非時之能者可
爲衰序於是鈎較而內長之有層纍之美亦父
母所樂與也以今觀於楚之魚山熊公令於吾
蘇之古瀛洲不踰年而邑稱異治薦調屢至恩
封肇加誠哉其大驗矣蘇之郡縣於天下爲劇

而瀛洲尤難訓柔緣海之民好爭其性也勢又
易於衝決逐水行昧重蹈譴何休追之徒復敢
爲人囊橐一有左驗株訟無已是以部索四出
碎務殷湊幹才當之輒解職自逸或才而不甚
良者繩束其際行責削之文嚴幽圜之令見爲
毛鷲鷹擊而內少潔清商振因以薦賄則亂獄
滋豐傷於濃淩亦何以彰典幹之職分使吏畏
察慕哉乃自公之來上下灑濯衆墜盡磬不佞
益以信百城之表非其人莫屬也古之爲令而

有聞者德行文執未有偏辭歷選軍人若梁公
主昌邑潞公知榆次猷業緒見三圭兆此矣其
有英賞之倫奇文徵自義方美教班於文惠非
內黃管城之所稱茂宰與然擬公於三代以下
猶似乎輕之也進而求列其周上乎則將以叔
敖之秀羸多能兼宓子之任人則逸故節躬必
齋素糗糒必及蠅鱗惟公有焉蓋入於其邑
知之矣雉堞不剝鐵賦旅陳關木者釋而之用
賄人者窮而抵犴清淨之效也月之正身召邑

子弟而論禮樂教中教和周官司徒之意存焉
是以大中丞與采風諸使者深敬樂之欲使兼
領大邑適松陵宰缺疏謂瀛洲之民輯矣洽矣
當更移視夫不帥者於是將改所莅而瀛洲之
民復羣號焉起而籲於

天子毋令公去此又前者所不幾也夫榮高苑
之樹澄淄川之水昔賢蓋有歌矣今之渥思者
億焉累請而不止以百姓之言聞於當朝加於
表臣而下不憚若曰如之何其去之而謂他人

父也不亦入人之至難者哉況神聖執象凡諸
官之復萬民之逆莫不稽聽而德澤下究先被
於獻臣公之二人奕奕乎有服與誥焉則公所
以近輝光答思遲者事親之日已備之矣夫然
而詠念邑治邁禾瑞嘉鹿雀青白其孰非仁孝
之應哉繇此以往陳善而誦鶴鳴贊君而賦洞
酌日有聞也請於今權輿其辭以昭皇天錯輔
之效可乎

賀太倉劉州尊滿秩序

代

夢之得爲州也始於弘治之丁巳其地則割鹿
城與虞嘯之東鄙屬之然後參而成治也是以
稱婁形勝者以爲輔之以二衛環之以三縣地
隣于大海而民雜於軍農大約慘則眇驩勞則
褊惠急之不能爲維而反迫而驚險自非有神
明慈諒之宰亦何以使物卽其序人思其違乎
雖然此爲昔日之婁言也若今日之婁則有異
焉百姓之依以勢爲域其強者之行於邑也猶

擇肉也民之偏於豪大也苟其逆之則猶去艸也君子疾之而不言而小人則安之以成俗故昔日之婁治其民而可矣今日之婁治其民以上者而可矣自楚之心蓼劉公來蒞其土積三載而易其風物然後上仁茂德無不之也於是邑子某來告不佞曰婁幸矣婁之人其獲保矣夜呼者昔讐於猷猷而今且不聞也與臺之人爲虐於無告而今且耻短後也高冠卓帶之士論爽德而忘誼方而今且懼其行之有變玉也

商鬻以族世也百工之集以良材也本神臯而
流豈弟自公之來始焉不佞聞之而滋有感也
邦國之紀存乎其人非其人者雖沃土淳民不
無風雨之歎而有其治之則額者以輝枯者以
肄今公生於

聖人興跡之鄉弘體特建不封已以養高而推
美於物以善其大邦之績則影組之倫孰有齊
其令德名於長人者哉且宴之牧不有記乎始
朔州而有棗陽之李繼而有餘姚之倪周俗廣

化蔚然書策百世以下猶發含淳之聲況當時
乎至於大臣出鎮若夏湘陰周吉水王三原之
流功在一世南國著伐至今誦之不衰而作婁
之志者以其人繫於長率之首則知休澤無窮
天下稱之與其一邑稱之無乎可忘也況親民
者乎是以本三子春德之懷以驗公前後豐融
之譽政成之日共可無辭以相宜歟則聞聲起
謠亦與杼首之巷歌黃髮之里詠遠相答焉而

賀許司李滿秩序代

雅楊枕江臂淮襟海爲東南一都會自締錯鹽
穀之人暨權稅運輸往來皆由其途殷煩浩重
不與支郡等素號劇州加以戶口衍殖民吏相
緣爲奸黠者徒貫羈名影避徭役貧而愿者則
苦更賦不得休富商大賈且坐區列肆持輕重
相射馳息日暮幾家置金錯囊與豪猾互比控
制州黨而乘船伺風者挾纏居藿茨間侯便輒
前爲墨吏窟至不簡之民捐家入木操抵巇縲

以苛苦行者或潛身處閭井勾牢盆諸直私盜
引鈔縱狡而獵江湖遊徼不欺聲以故訟獄文
移尤糾紛難理卽古之親事其土者類多因循
結梯相和孰不厲時有雋才居之亦僅飲酒賦
詩張木嬉覽東閣梅花聽竹西路歌吹足矣求
所謂謝集却遣公府如僧廬者誠爲絕軌矧以
理官左右節下勞劇正同而權次繡衣事倍體
嚴凡簿領牒書轄致大江南北較難展體卒職
者哉乃目不佞攝官南銓采與詞而聽塗罟竊

於今許公嘆弗可几也公起家進士高第該綜
校練秀出時品固當司芸局都奧而治事在心
遠求外補啗仕以來益以冲遠自鎮進給者日
上齋膳卽麾去弗復供晨起晏息惟飲南冷一
杯水耳文案襍還積若石之滿山顧盥罷對省
日亭午立徹矣貲客挂法橐裝金貝徙倚署門
冀一通乃清冷無雜走惟日矚暮烏太息而去
書椽隸卒思獲上官片符陰爲鈎巧而靜正無
顏色祇私戒無犯公怒罔敢飾赫蹶取一簪右

姓素矜侈服御醴饌候於石韋近且約身損腹
耻爲夸民載纏之家內外蟬聯咸通籍締契乃
談一二公務外無他寒暄使溫貂勁鵬各無繇
言地上事入闡典文所得士皆魁宿悉勉以制
行之大方循循有風矩故計公脫韋而莅政五
載於茲敖膚彌衍鹽池日脩然入廨而觀其題
封與已所資奉猶然逢胡蘇屨書生也不佞因
讀古循吏傳條其可比者思司李一官之設自
後唐長興以來代有名賢握篆據類考班以公

詳慎庶獄似茂叔之委手版斷除碎課似巽嚴
之拒鹽筴構賦暴無哮似擊蛇之孔寧州潔已
不累掬粟似鬻馬之范廣德若移觀與浦則益
無其前者据稽幕判中人卽無咎風流介甫精
勤未可兩京而不下也會天子下璽書擢序賢
能公固當報事第一召入上京雖不坐槐廳簪
筆步花磚要應有二丞三駟執盛印青囊爲公
前導進稱端公作王綱紀而歲之八月適同里
何孝廉以公政成請孝廉固屬公門杞梓援公

行能邵美不異道上臚言而次第加詳覈不佞
益爲舉手稱賀遂忘樸畧綜其大概或有太史
乘傳來采風於秣陵知公不費民間縷帛莖稻
獨有一曼羨不可刪者此數言耳雖然韓歐將
換節矣邵伯之荷廣陵之芍藥猶同於召公之
野樹則方民欲藝香而來遮馬也不佞且又有
言願再借公一年以答斯嚴慕也

賀王元涵計部生日序

代

稱人之壽者所以重人之生也故咏其耆艾誦其昌大因年而禮有加焉若夫子弟之所懷歲星一周而長者之日月未嘗敢忘則望六弧而增慕無俟序絳甲之說矣以今余年友計部王元翁季夏之生日而門子弟羣舉爵焉正其義也然元翁之振誼樹躬爲王綱紀可敬頌而永繹者亦已都都邑邑衆知之矣元翁出自明德克敦厥常所謂燦燦門子如磨如錯斯人有

焉及服官祇嚴本曲禮之質以爲拜獻作忠之
經又云備也朝廷筦庫之任不輕叙授心計之
臣日夜待命而大司農獨求恬雅寡營精白不
欺者歸焉則元翁實膺其職矣於是虔考積勸
旬之日徧而食貨有秩上下稱平若斯者卽聚
漢之文學與大夫相難當明無負也今者天下
計借適當 聖天子改元之歲恪恭求士而余
與元涵分較禮經共得二十四人固不篤懿靜
止先後中倫以人事君夙夜之志通於國表矣

夫理財用人明王首務古者大度之主屢下詔
書勤策問慮左右之無良當塗之難應而元翁
皆以潔誠內致無所求而君前不言其能而已
效則上臣之毗贊詎不觀行淵泉貴其有本哉
善其一身而復以其餘及其弟子訓以靖恭宜
羣弟子之酌酒獻解於其生之辰感而言報也
余與元翁獲在同胞有兄弟之雅而羣弟子復
自爲兄弟一家之誼莫有摯焉進圖國事綢繆
視斯矣故爲發揚其大者而韓子三星之行又

可不歌也

沈眉生稿引

予深於道吉與眉生兄弟之文而知之矣蓋全
乎爲天者也夫爲天之文清明爲地之文厚重
厚重之文多所發茂功勞易見若清明者空空
爾物稱絕矣學者辨其難易宜務爲可觀曷取
夫寥廓不近施之道沐浴而雖紆焉然究乎大
常地之孚蕃皆從乎天援天可以該地君子所
以尤尊天也且地可學而天不可學故今之以
豐實博麗之章爲貴人者皆地分足者也苟二

子惡隱約樂富貴則其餘及之矣必舍此以求
乎昭升誠有性焉而功與之偕不能雜也噫弘
遠矣

爲徐孝若乞母夫人壽言引

壽考之祝本人子之至情孝弟之言亦朋友所
樂進是以建陽迎親家庭製曲湖南立祠蒼生
作碑眷矣古人式如可紀吾友徐子生自鴻賓
志帥誼方粲粲門子等其磨錯惜惜德音發其
風令旣懷玉山之高挂常咏白華之絳趺於是
望乘輦於春宵盼採桑於蒙澤因母氏五十之
辰聚四海兄弟之樂選章掙韻擷以清言疾翰
飛書班成大手登慶老之堂卽思陳繹覽看壽

之策必稱張浚遂傾三雅五經之酒爲千品百
方之製字含淳意筆著金心要使九琳玉書齊
此什篇先春花木助其靈氣風聲之枝無汗折
時聞琴瑟之音淡溪之顏如後生足起亥夫之
聽庶人各有母敬老之義具先永錫爾類文辭
之功爲大則作者念寒泉之涌讀之猶大斗之
酌矣

許伯贊稿序

雲子別予而之洞庭也予泣而送之曰嗟乎雲子棘人之哀今又將爲羈旅乎雖然主吾子者伯贊世之所謂方聞也與方聞之士處朝夕諷道吾知其必有合也子其可以行矣蓋是時雲子旣當在憂神體累削爲其兄弟之戚者大都
有幽楚之氣少歡樂之辭余勉爲言以壯其行
顧中心如擣則甚于漣沍矣及雲子歸道其與
伯贊相友之善卒如予言予爲喜者竟日視其

筐篋伯贊之文在焉予發而讀之優雅深厚秩然經籍之篇所喜又有過者於是信爲文之指與取友之道其意無不通也朋友之好原其始合皆在散遠及乎不介則千里之情同于一室是以賢邪旣辨義不共科卽有志于濶大者不能更爲并容之說亂其可否而正人與僕終身之性好氣尚皆依以不易繇是文字之論亦介然有君子小人之別援此入彼情所不答姑與之推移而意常不至斯亦國風之正變人地時

物各自爲區者也今觀伯贊文行篤固齊于先
民雲子以大賢之材日與相漸則兩人所成不
已大乎然雲子又爲予言著作之要無取雜書
碎義將棄其昔之所爲而求前代之闕凡一書
之成足文采齊道德有非時之所得而議者焉
則伯贊與之一志以推高其事又豈有極哉

沈去疑稿序

予習去疑文者久正而中雅蓋秩乎古所獻法
宮者也既與介生諸兄弟庚復其旨又大朗焉
著之于選則日光玉潔矣然去疑材質深厚時
解周翫謂無可念退而沈湛于理學之書與宋
先生肩隨焉世益避之淪頓歷年而今始大翫
奮以是知君子道彌于中而釋之以藝未有不
鋪信者也且士人以仁義爲垣墉凡甚不得之
遇與甚得之遇皆所謂風雨也故無豐蔀者不

一 金 子 一
可以執麤無險德者不足以應愷今使去疑當
拂抑之時不自衡氣思與之持或眠其巧便爲
推移之具則頃久之間已失夷道何以膺此康
美弗自繁促哉惟其艾行奮辭甚勸于三代先
爲不可動以待物會則下士之是非相靡盡其
所加不與于已及太醜已至得以奮豫猶朝之
有食冬之有衣雖中于情亦其常爾故昔之言
其人今之言其人者去疑知之矣昔之言其文
今之言其文者去疑知之矣美惡分于一事榮

悼殊於一篇此已然之見衆人不以爲惑而吾
黨所慎自觀也每聞維斗雲子諸兄弟稱去疑
官不及一畝而贍三族橐無一銖而通十經大
家之業卷登盈數其則古昔者勤矣而遂乃頽
然于外故足風也夫文繇文興重積所流日形
其徹漸此以徃懸絳之碑磨崖之壁徃徃可得
而讀焉寧第斯爲達塗哉

孟晉堂稿序

九一受先旣雋兩邑之人聚斂其舊文而施丹墨焉蓋交相贊也繼則二子者行務藻潔衣緦緒之衣食葆旅之食門無雜甬與先舊處一以禮不簡于尺度兩邑之人又交相贊也予曰固也抑若未深其所謂文乎夫九一之文其所稱大學期節耳古哲人之號名耳或三綱四維宗族鄉黨之恒言左右塾之祖尚習說耳未嘗峻阻其間也推而之遠有事有法君子樂而小人

安雖王公貴人所宜聽亦如百姓之常云者而云之非敢難也至于言彞倫攸敘則愉以和言彞倫攸斁則鬱以惻有忠厚之思焉有亂人之懼焉雖然其爲人在是矣夫圓冠峩如大裾襜如者世不無其人也而有服無德貴明其禁此誠不誠所大絕也故淵明之詩先去私意程子之字不離恭敬繇此而度亦細小可原也況李于脩正放發爲篇其領理所闡又安誣哉吾社數人兢兢爲訓昭躋戒非物斯用圖蓋欲大訓

于世不僅土風而已而勤著在文人弗之自聞
有念者則曰吾不能至也有望焉夫夫者即欲
躡中庸之庭亦已槃散矣及今日而各扶服于
二子交口其所爲文與人以求詳義所不幾晚
與然因之愛敬相用則猶可以起矣

行卷小開序

誦小開之名琅琅非近稱也云美與綏子整齊今日之文而綴斯號者何且其名之出本于逸書言開者不一篇若九開文開保開成開大開小開大開武小開武皆其屬也獨離而舉之亦安所自焉乃開考書序之義大開小開之作淵然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則諸開之旨包矣其文有曰何脩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此帝王之辭達乎庶人者也學者實其事不敢廣其說

使濫耳而不切未有涉而過竟焉亦整敦之度
太山洗泉之測重淵矣或者分殊之以爲逸文
之傳其意是耶非耶無所用原也夫遠求書說
其列于學宮者五十九篇初未有定更乎孔襄
孔鮒及安國衛宏而不能使九共豪飮諸篇之
無闕以是論之書之逸者多矣則晉太康二年
之所發與魯共王之所得不可不同舉宏綱撮
機要也蓋不善讀書伏生之二十篇不無可惑
若其善讀之雖張霸之僞作得以起意造情無

怪乎云美諸子攢心于墜簡也歐陽先生詠曰
本短刀有懷徐福之書以爲其時入海書猶未
焚百篇可存設今有異本傳自外國予樂習之
矣故書之爲道簡質淵懋不可遽通得其一端
遂有字字言言之化則卽小開之說以施于今
文進其必然者去其非然者雖時之離周遠矣
猶得見盛王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也

程墨大宗序

士之遇不遇于其文見之矣然不于其所爲文見之也五行之物出爲人用其貴與賤惟人所使若有生命然文人之致亦同也昔之人畧于言命而愁苦怨歎不能無言往往形之方版寓乎已事後人讀其書而哀其志則多有傳者此命家之辭常與文家之一流也雖然古有之而今甚也一代之中復異今古焉則又古有之而今甚也卽如丁卯之役賢愚並進其飛翔失實

者中無一牒之辭不意而當而嗜古好學若江
上尹遠到兄弟蹉跌不偶尚艱于一博士弟子
員可謂非命哉惟制于命而不敢明其道則不
得不求於所謂得氣之文度其模範于是選事
殷矣夫勤其選必將正其稱程墨之名有方員
之規矩焉不容非法也及舍程用墨程皆出于
其墨則貴者益詳矣觀于其事作之者難而觀
于其人應之者易何與意主文之難其人與或
有其卓爍者未列于斯柄而不獲通其意與抑

前所云生命之說精遇麤遇非其時不見是與
非與要之一國之中一經之內間著其洪村淑
行亦足以感也且脩身大務而文章次之命又
介乎然不然之間者也不信乎命則不可謂君
子之不遇而泊少乎仁義旣信夫命則不可謂
小人之必遇羨其榮寵而忘其衰賤使世有雄
俊有爲之士當事而察予言無所忌諱之朝必
有以行矣况隱耀未振者忍因循旦日冒虛無
懷以自安高山之上深澤之汙哉

小題觚序

以今之物與古之物列於前不知者不別也然
察其款識知者別之矣則以今之字與古之字
以今之文與古之文列于前不知者不別也其
款識加明焉知者尤別之矣是以天道弗更而
書策代變謂古日不必熟于今日古月不必清
于今月可也謂古文字不必美于今文字則非
高才羨知之言也雖然異古異今皆自人爲之
人而志乎真灝靜遠端雅朴重也者生于後世

居然其前此之人矣否則降而自輕當乎一時
應乎一時恐于時亦有弗周者也故爲人善惡
好惡之數其大且常亦如天道之不可易也若
文則有區矣間論古之文人使韓子爲左氏春
秋傳蘇子爲司馬太史之史記才皆有餘也顧
二子可爲而不爲時限之也具甚可爲之才而
非其時氣數相成往往自信而見一家之業卽
不敢云吾可爲此可爲彼矣雖然其理是也文
理之齊若性情而文才之分若面貌文人古今

之異亦面貌之謂也夫執面貌以相求行道之人寧有同乎况今之與古也惟不同之致變矣而有甚同者存所以其人可知其意可知以今望古不山南山北焉如吾郡社中數子端切人範爲文要眇變化難以恒倣然發于胃臆成于手中無不可原而合也以其所是者古也夫從今之文行古之事有道者猶嘉之其兼焉者益有信也古與古處而不惑視郡之爲今人者若隔代焉故燕胤與雲子沉篤感慨之意于茲選

乎寓之豈其有華說哉昔有聖人觀于獻爵酌
觚而悲在制其懷深矣選之名所繇出也

張受先稿序

受先之爲高于時寧文焉已哉然因其文而所
言之亦所謂其人之書也觀于其書而後其人
可論君子所必先也受先與余六年同晨夕蓋
其人文信之矣其文散于四方四方之人習所
爲文而思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故亦旣信
之矣信之亦何取乎序之其敘之者慮天下有
信不信未可知之辭也卽天下信之而余終不
可以無言此序所繇作也余嘗語受先曰余之

信子也使人以他焉之文易其名而以爲子之所撰以子之所撰飾而行遠以爲他人之作余必辨之也若行一事而不衷于道傳者皆以爲出于子道之人旣紛紛矣萬里之外余必爲子白也此非有朋友之私愛以義斷也受先之信余亦大略同焉余兩人起止不離書卷而間說時有不廢顧所說者其亦志也嘗觀往者之爲是非難詳各退而思以身處有得卽陳其本指以聽稽定于不可之間斷斷如也又多設爲

不必然之事以求臣子之忠厚煩難而貴于有
濟朝之食夕之食當其時而有辭焉靡碎之物
猥雜之論不敢放廢于古人也然余言之而不
大盡受先則甚焉余間有作諧少近于失經受
先卽容辭俱危不容再措小辨臨事之際受先
有氣敢往排捍在前復善以禮顏相開擔夫孺
子必諭之曉曉然使得疏明而余多斂不卽發
恒私自意念彼必能先見也至爲文一端余凡
數徙而受先彈毫之始卽喜說道理引繩墨全

以識相長初事于子繼事于經又繼則事經之
大意取于已之本有受先每勸余安靜對題準
之人身自然良心内生和氣動盪引而成文余
從之輒有其驗而世輒取文乙之目爲寬髀夫
六經之有道德猶家人之有父母一日之間常
呼父母未聞其寬髀也則余與受先之守此亦
迂而嚴矣且孝爲行原受先之務此亦人士所
鮮也余與受先少同失怙時一念及淚下如流
水對言著志期以脩身讀書上答罔極而幽魂

未安百身莫贖流連慰切悅養惟一母氏爾憶
密年九月受先母夫人七十生日受先亦蕭然
無潤身之物乃刲羊釀酒大會親舊朋黨宴樂
十日去其家業之半邑之人咸高之及母夫人
抱苛幾瀕大厄受先浹夕不寐去士人之服而
請于神哀偪倍至而病遂立起計今之捷賀者
在門適當其母夫人九月之生日亦可謂孝之
一徵矣聞報之日受先卽過余所而泣蓋悲余
之不遇而重感乎振生先生也謂孫師之于我

至矣我向爲人子今將爲人臣矣夫生我成我忠臣孝子所百顧而求當也不有鶴生先生不知九一不有振生先生不知受先余固預必之矣宜其出之艱難煩苦而得全也則受先繇此而拜獻于孝不第具始中而已余雖顛頓而少書其曲折蓋卽以爲萬里之信也

張受先稿再序

離別之多未有甚於茲歲者也春初入燕社中
兄弟皆未之聞過崑陽而執手者君售與家八
兄九兄也是時勒鹵適偕右武弗迷從海上來
敘別同焉抵郡與維斗共舟而北卽別雲子君
和諸兄弟有賦詩以贈者草臣雲子燕胤也至
毘陵乃別介生三人飲酒不盡一升則已陶然
矣蓋有甚傷者焉既至京師維斗欲亟旋先予
南歸予與受先九一宗玉送之九一爲歌詩二

章逾旬日子又先受先歸受先與九一宗玉送予及都門之外九一賦五言律二章受先初未爲詩亦賦五言古體一章分手之際涕泣如雨亦難乎其敘之矣然予之之燕也以受先之在也及予之歸也又以受先之卽南也雖有懷邑邑而悲未極遠若今日之行則如何哉同社之近在七郡聞受先之之臨汝而來祖道者六百餘人予欲同渡江而歲暮未遑僅及湖上殆愴然之至矣言念夙昔借其燕處一日不見則怒

知以思忽焉而歌驪駒涉遠道其安之乎六年
以前風雨寒暑予與受先君售同之踰年而君
售別去一室之內出入依倚惟兩人耳每至夜
分角談稱論道義寂無和者未嘗不怨君售也
且君售受先與余同爲少子而皆以未成人失
怙徵其歲俱丁巳也相向漣如滅不欲生期以
顯身遂志一明吾父之德免已大尤今受先則
先鳴矣王言初賁澤及漏泉而予不能邀一辭
以發重隧之歡予其罪人也哉此尤所鑿肝歎

血受先代爲滂沱者也夫憂喜一念隱細不渝而遽隔城土問其話言豈縣縣之思可喻勞歎乎且一邑望德特受先爲民人之主月之元日則群造廬焉茲乃追隨之未能而多向予而泣者是重予悲也故受先文行之大指予弗更焉而徒勤愴悅之意道操執之懷遠而相正蓋在曩日矣

易會序

易會之選始于丙寅之秋迄今日而始見成事
其爲時不已過哉且選文之說其初之欲予從
事於此者將合乎乙丑之文今又舍所謂乙丑
者而從事乎戊辰之文三年之內所謂廢興者
屢矣一書之成而多其新故之感又何言哉雖
然天下之事一人爲之數人從而和之非此數
人也則一人之事亦無所成予方汲汲于斯選
也望天下而營四海若是乎其有求也求之而

不得則有疑焉意者請之之有未至歟或遠方之物不可以卽致歟不然則代爲之請者無其人彼我之意猶有未達歟迨遲之而夢鶴平仲以其曩之所有歸焉然後弘士之業貴人之篇得以次備予於是取而高下之賢者之說無不遇也以是信文字之美在于天下求之不可勝求也而予且曠時而不得則求之者非其道也求之不得其道而遂以疑天下之言易者無所爲美好于其間是則予之過也及受先之臨汝

大士文止盡其存者以相與不踰月而遺言胃
生伯宗儼子各以其方之文至予乃同雲子石
香訖其事而斷然行之何則學易之家不一其
處而難乎其人有其人然後有其文無其人則
所謂有其文者猶之乎無而已是故其人是也
得一而可況其多乎其文是也一辭而可況其
多乎斷然行之而無疑蓋于幾象之旨或庶幾
焉雖然不明其書而輕議其文聖人之所絕不
得其制作之原而務多篇之爲貴亦其書之所

不許易家之有選也豈其盡人而有之乎若是
則予侯之三年遑遑然而不敢卽出亦有繇也